



怀念与思考

陶小勇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I251/36

怀念与思考

本社编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怀 念 与 思 考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125印张 107千字

1979年7月第1版 197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—20000册 定价：0.33元

编 者 的 话

这里汇编了回忆和悼念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，是他们的亲人和战友用血和泪写成的。

作者怀着满腔的义愤，控诉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一伙，为了篡党夺权，疯狂践踏民主和法制，残酷迫害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；回忆、歌颂了革命老一辈为革命出生入死、对人民无比忠诚、对敌人极端仇恨的英雄形象和高贵品质。这些文章给我们很大的教育和启发。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，彻底清算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罪行，肃清其流毒和影响，在新的长征中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，努力学习，认真思考，团结起来向前看，朝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！

群众出版社编辑部

一九七九年四月

DC96/14

目 录

泪水沾湿的回忆

——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……
彭梅魁 彭正科 (1)
彭康白 彭 钢

一封终于发出的信

——给我的爸爸陶铸 ……………陶斯亮 (15)

光明磊落 忠心耿耿

——北京人民怀念刘仁同志……《人民日报》 (34)
记 者 柏 生

“四人帮”是怎样残酷迫害曹荻秋同志的

……………新华社记者 (43)
郭礼华 奚锦芬

吴晗和他的一家……………《人民日报》记者 柏 生 (51)

虎口余生

——控诉“四人帮”对我一家的残酷

迫害……………吴 彰 (60)

爸爸，您醒醒吧……

——悼念我们的父亲张德生……王效民 狄好武 (63)
张 凯

忆邓拓

——为《新闻战线》作……………丁一岚 (77)

无限的怀念 悲痛的回憶

——纪念爸爸卫恒逝世十二周年

..... 卫沁秋 卫凌秋 卫立秋 (90)
卫小英 卫五宝 卫六宝

怀念张学思同志..... 范朝福 (105)

怀念与思考

——爸爸陶勇和妈妈朱岚的惨死说明了

什么..... 陶小勇 (117)

怀念爸爸..... 马 锐 (132)

反对“顶峰”论 遭了大灾难

——关于李达同志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

迫害致死的真相..... 石曼华 (139)

划不清的界限

——怀念我的爸爸吴子牧同志..... 吴 然 (143)

扑不灭我们心中革命的火焰

——揭露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干部子

女的罪行..... 薄熙成 马艾地 (151)
郑京生 苏新民

泪水沾湿的回忆

——怀念我们的伯伯彭德怀

彭梅魁 彭正祥 彭康白 彭 钢

伯伯，敬爱的伯伯，在您离开我们四年多后的今天，让我们把一个特大喜讯告诉您，把一个您曾久久期待的消息告诉您：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搞清楚了您的问题，为您平反昭雪，恢复了名誉。这正是历史的结论，人民的愿望。亲爱的伯伯，听到这消息您一定会高兴吧！我们想象得出您那展开眉宇、笑眯了眼的模样；您也总该猜得出，您的侄男侄女们此刻洒下了多少喜悦的泪水。在我们模糊的泪眼前，有多少次出现过您的形象，那可亲可敬、爱憎强烈的形象……

—

祖国刚一解放，党的温暖象阳光一样照到了我们身上。党派了吴德峰同志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从湖南乡下接到北京，送进了学校。记得是一九五〇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，您从西安到北京开会，派人来叫我们。当时，我们真是高兴极了。伯伯，您是知道的，我们从没有见过您，可又多么想见见您呀！过去，我们只能在妈妈和乡亲们的口中了解您，那常常是在一阵乱枪声停息以后，或是吹灭了忽闪忽闪的小

油灯不久，我们紧依在大人身边，紧张而有兴味地听着您少年时的遭遇和领兵打仗的传说。妈妈说您从小就很苦，您的父母早离人世，您拖着三个弟弟流落他乡，逃荒要饭。有一回，一个姓许的财主盖新房，逼您说几句吉利话，您硬是不说，结果不但没要上饭，还被财主撵走。您那不满四岁的小弟弟，就是连病带饿活活折磨死的。后来您去当学徒，由于不愿给老板端屎端尿被赶了出来。您从小性格就非常刚直，不肯向恶势力屈膝。由于生活所逼，您当童工，进黑暗的矿井背过煤，还干过各种杂活，稍大一些去当兵。后来，您找到了共产党，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您领导了平江起义，上井冈山找到了毛委员，跟着他老人家南征北战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。您就是这样一位伯伯，我们这些您的后辈一想起您，就感到无尚的光荣和骄傲。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您了，怎不使我们觉得幸福呢！

来到了北京饭店，我们见到了您，您亲热地拉拉这个的手，摸摸那个的头，逗着我们说话。我们想见您，可见了您又有些紧张，想好了的话一下子都忘啦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您看出了我们的心情，就让我们坐下，分糖果给我们吃，然后，指着中间最小的一个妹妹说：“你叫彭钢，是不是？外号叫玉妹子。”又指着另一个小弟弟说：“你叫彭康白，还叫白伢子，对不对？”一下子把大伙逗笑了。于是我们都活跃起来，围着您唧唧喳喳说个不休。您接着问了我们好些问题：到北京后生活过得惯吗？想妈妈不？我们原来想象，您既然叫那么多的敌人害怕，一定是个很威严的人，想不到这样和蔼可亲，对人这样关心，我们心里都热呼呼的。当您知

道梅魁、爱兰因为过去没机会上学，现在正在上速成班时，您高兴地说：“这很好！今天的学习机会来得可不容易，要刻苦学好文化，将来好为人民服务。”夜深了，您留我们住宿，为了节省国家开支，少开房间，您在您的办公室里搭了个大地铺，还要和我们一起睡在地上。我们劝您上床去睡，您就是不肯，并说：“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个大团聚的日子，大家一律平等。”还说：“这可比打仗时睡在野地里强多了。”嘿，这是一个多么温暖多么幸福的夜晚呀，您拍拍这个的肩膀，又摸摸那个的脑袋，把我们一个个送进了甜蜜的梦乡。天亮起身后，您又送给我们每人一个日记本，一支铅笔，叮嘱我们回去后要好好学习，长大后建设新中国，把我们一直送到大门口。伯伯，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认识您，认识了您对我们的热爱，认识了您的平凡而伟大的品格。

二

亲爱的伯伯，我们每个人都珍藏着一张照片，一张全家的合影。那是在一九五三年，妈妈她们到北京来了，来看望我们和您，您提议我们合拍一张照片。今天，为了参加您的追悼大会，我们兄弟姐妹又聚到一起来了。我们都成长了，在党中央、华主席的领导下，正为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工作，这中间唯独少了您，您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迫害，含冤死去，再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。怎不叫我们喜中含悲，将热泪滴落在这张发了黄的照片上！记得那一天，您把我们兄弟姐妹一齐接到中南海。进屋一看，我们的两位妈妈（编者注：这里指的一位是梅魁、康白的母亲周淑身，一位是正祥、彭钢的母亲龙国英），大姐秀兰都来了。我们亲热地叫着妈

妈，说着热呼呼的乡语。伯伯，那时您站在一旁，看着我们亲人相会，您眼里含着微笑，一言不发，您是舍不得把我们的幸福谈话打断啊。过了好一会，您指着我们对两位妈妈说：

“好好看看，孩子们长得怎么样？”两位妈妈一齐说：“多亏共产党、毛主席，多亏了您的照顾，孩子们长得好。”您说道：“前一半话说对了，没有共产党、毛主席，哪有孩子的今天，说不定还和我当年一样，去要饭。至于我，这是应尽的义务。”这时，一位妈妈说：“这些孩子中，您看哪个好，就挑一个吧！”您笑着说：“这可不敢当呀！你们的孩子都是我的孩子，其他革命烈士的子女也是我的孩子，全中国劳动人民的孩子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们这一代有义务替他们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。你们也不要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，更不要把孩子当礼物送人，孩子是国家的财富，是我们国家的未来，我们这一代开创的革命事业，得靠他们来继承。”啊，伯伯，您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您自己无儿无女，却从没有一点寂寞，一丝感伤，您把我们和其他烈士子女，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为了减轻国家的负担，您用自己的津贴费，供我们和另一些烈士子女上学。您是我们真正的父亲，您把父爱和党的爱一齐注进了我们心头。不仅在经济上供给我们学费，还从政治思想上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，是您扶持着我们，踏出了前进路上的一个又一个的脚印。

午饭后，您对两位妈妈说：“今天我们大团圆，要坐在一起好好聊聊，你们从头至尾把咱们家里的情况讲一讲，让孩子们受教育，也让我知道知道这些年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。”就这样，两位妈妈怀着沉痛的心情，互相插叙着，讲起了我们苦难的家史。

“你的大弟弟金华，一九三五年从延安回到湘潭以后，跟你二弟荣华，组织了咱们村的第一个党支部，开展了对敌斗争，闹得敌人坐卧不安。一九四〇年九月初四夜晚，国民党的军队把咱家团团围住。反动派一个劲地朝屋里乱打枪，荣华当场被敌人打死了。金华迅速将地下党组织的名单和文件烧掉了。国民党反动派冲进我们的家，抓走了金华，关在湘潭附近的监狱里。最后，在九月十一日，反动派将金华和其他七位同志，押送到了易家湾凤仙山，龙骨坨枪杀。在刑场上，他们高呼‘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等口号从容就义。”说到这里，我们的妈妈再也压仰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嚎啕大哭起来，我们这些小孩子，也都哭成了泪人。那时，伯伯呀，您这条硬汉子，眼角上也滚下了泪珠，您强压住自己的感情，用有点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劝慰我们：“孩子们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自豪，我为有这样的好兄弟骄傲。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，我们不知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生命，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！国民党反动派也多少次悬赏要我的头，我没给，我是一个幸存者……。”说到这里，您再也说不下去了。伯伯，我们都已经上了学，懂得这“幸存者”是什么意思，是在屠刀和枪口下侥幸存活下来的人。可是，伯伯，当时我们哪里晓得，您冲过了千关万隘，突过了枪林弹雨，却没有逃过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为您设下的陷阱。那国民党反动派出多少万块银元买不到的人头，却被“四人帮”用卑鄙毒辣的手段拿走了。

后来，您提议我们全家照一张像，作为留念，这当然是我们盼望已久的，于是，我们幸福地站在您的身边，拍下了这一张照片。

二十五年了，伯伯，照片还珍藏在我们身边，您却早已离开了我们。每次看到这一张合影，也就记起了您引导着我们的妈妈进行的忆苦，因此而领会了您的深意，您是要我们不忘阶级苦，继承父辈志，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。这样一位伯伯，怎么会反党？怎么会里通外国？就是有人将谎话重复一千遍，我们也不信！不信！

三

一九五九年九月以后，您搬出了中南海，迁住到了西郊吴家花园。在吴家花园，您学习、劳动，度过了六个严冬酷暑。您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，不间断地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学习，要是哪天没完成学习计划，您就不许自己休息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您认真学习了马列和毛主席的九部经典著作，如《资本论》、《列宁全集》、《斯大林全集》、《毛泽东选集》等大部分篇章，并详细作了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。您学习到很晚才睡，我们怕您弄坏了身体，劝您早些休息，您总是说：“我从前老是打仗，东跑西颠的，哪有空系统地读点书？现在党给了我学习时间，我就要认真地学。我是个大老粗，相当缺乏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，现在钻研一下大有好处。”

除了学习，您的第二大工作就是劳动。您住的地方，名为花园，实际上荒芜得很。那时正是国家困难时期，为了减轻国家负担，您组织警卫班的战士和工作人员开荒种菜，挖池塘养鱼。在挖池塘的劳动中，您光着脚，站在水里，和小伙子一样挖土抬筐，别人劝您休息一会儿再干，您不服老地说：“别看你们年轻，还不一定有我的力气大呢！要不，咱们赛一赛？”每次劳动您都弄得一身泥水一身汗，却还乐呵呵

地说：“出一身汗，浑身上下可真舒服呀！”就这样，大干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将池塘挖成了，塘里种上了藕，养上了鱼，空地上长满了菜，也开出了花，那里这才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。记得有一回，您到水池边上去提水浇菜，由于您年老腿脚不灵便，跌进了池塘里，摔伤了胳膊。我们看了心痛得几乎哭出来，劝您说：“伯伯，您那么大岁数了，以后别干这些活了。”您却若无其事地回答：“象我这样年纪，在农村干活有的是，我没什么娇贵的，我是个普通劳动者。”为了积肥，您把一个便盆放在抽水马桶里，把大小便收集起来，倒进一个大粪缸里，我们看了有些不以为然：“臭死了，要它干吗？”您显然对这话有点生气了，批评我们：“你们呀，就知道吃菜香，可不知道菜是用粪浇出来的。没有粪臭，哪来的菜香？”每当您看书看倦了以后，就到屋外去看自己种的白菜、萝卜、红薯、南瓜、豆角、葡萄以及在海棠树上嫁接出来的苹果……。您如数家珍一样，一处一处地察看着，见它们长得好，美的不行。要是碰见旁边有人，您总是乐滋滋地告诉道：“今年白菜又是大丰收。老窝瓜也争气，一条藤上结好几个，有碗一样大了，估计不会掉啦。那棵苹果树也活了，看来，我当个社员还够格。”接着，您就掰起手指，象个老农一样和别人算计开了：一厘地的萝卜能收多少斤，一分地的白菜能产多少，三分地的红薯又能收多少斤……总共加起来能顶多少菜多少粮，能给国家减轻多少负担！每当这时候，我们就见您开心地笑了，脸上那道道皱纹也舒展开来。是呀，伯伯，您在劳动时，不只是想到要锻炼身体，不只是想到自己能吃到新鲜蔬菜，您在忧国忧民，为祖国能度过困难时期献出您一份力量哪。您对自己没有工作，还吃着

人民的饭，穿着人民的衣，感到内疚。记得有一两回，您对我们说：“我们国家目前这样困难，要是能让我去一个生产队蹲点，把一个生产队抓好，也能对国家作出点贡献！”伯伯，听了您的话，我们心里难受，我们深知您的心情沉重。正因为您有这种想法，才豁出全身力气拚命去干的！而且，您早就成了附近生产队的老“顾问”了。您晚上散步，经常去看生产队里的地，和社员聊天。生产队里没电了，您要人把院子里的电线接出去；生产队的地干了，打开院子里的水龙头，让水往生产队的地里流，您和人民一直心心相印，血肉相连。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，您自动地将伙食标准一压再压，口粮每月只许自己吃十八斤，国家分配给您的东西，总是只买一小部分。我们劝您多注意身体，您却说道：“解决国家困难，我只能有这两条办法，一条生产，一条节约，我不能白吃人民的東西。”伯伯，您就在这样没有工作的情况下，还和人民共着甘苦，和祖国共着命运，怎不叫您的后辈深深地感动呢！

四

啊，亲爱的伯伯，我们把回忆翻到最痛苦的一页了。我们常常不忍心回顾这一段历史，可是我们的记忆，却把这一页记录得格外鲜明，叫我们一辈子也难以忘记。

在那一段时间里，林彪和“四人帮”狼狈为奸，残害了多少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的老干部啊。您，正是其中在劫难逃的一个。

在一九六六年底，那个梦想当女皇的江妖婆对她的爪牙说：“你们这也能，那也能，为什么连个彭德怀也抓不来？”

您，那时还在一心一意地抓大三线建设，想不到“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”，他们把您从成都揪到了北京。从此，您仿佛进入了十八层地狱。挨斗，游街，用拳头揍您，穿了皮鞋踢您的肝部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每当我们看到您被抓着搞“喷气式”，看到您脖子上挂着大牌子，光着头被押在卡车上游街，我们心如刀绞，悲痛万分。我们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林彪、江青一伙对您这样狠？现在才完全清楚，他们是一伙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坏一百倍的人，他们要打倒的，是所有的革命老干部；他们要获得的，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。

一九六七年四、五月的一天，有人找到梅魁家里，通知我们给您送些衣服和日用品。这时候，我们可高兴啦，因为我们得知了日思夜想的伯伯的下落，我们又可以见到您了。在急迫的心情催促下，我们立即准备好了东西去看望您。可是，到了目的地，一腔热望被一瓢冰水泼灭了。他们不允许我们见您，经过再三哀求，才允许给您写几句话。几天后，我们收到了您的回信，信是这样写的：

梅魁：

烟我戒了，以后不要送烟了，……你要景希珍（伯伯的警卫参谋）把我的半导体收音机送来，按照书名（都是马列著作）把书寄来。

我们把您的回信一遍又一遍地看着，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，我们仿佛看见了您的身影，理解到了您刚直不阿的性格，听见了您那洪亮的谈话声。按照您的愿望，我们把东西如数送了去。可是几天以后，送来了您的纸条，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给您送东西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使我们疑虑重重，坐立不安。我们断定，他们对您的看管审查一定是更加

严厉了。您不让我们送东西，是不是怕连累了我们？不，伯伯，我们不怕连累，实际上，他们也是放不过我们的。伯伯，您不知道，我们也不能让您知道的是：老家被抄了，墙上刷满了诬蔑您的大标语；我们兄弟姐妹几乎人人受审查，挨批斗。什么“阶级异己分子”，什么“继承了你的反骨”，大堆大堆的帽子扣到了我们头上。他们还早有明确指示，“表现再好也不准入党”。起超多次惨遭毒打，死去活来，至今还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……伯伯呀，这些我们都不讲了，讲了怕您为我们难过，为我们落泪。我们的责任是安慰您，哪能给您增添一丝一毫的苦痛呢？

我们继续给您送东西，一次又一次。啊，春天来了，桃花开了；冬天来了，雪花落了。三年，五年又过去了，我们仍然得不到您的消息。我们由疑虑、担心变得害怕了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们想到了周总理。在一九七二年底，我们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。不久，总理派人转告我们说：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，你们的伯伯身体很好，东西还可以照常送。这短短的几句话，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安慰和温暖啊！

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，有个专案组的人找到梅魁说：“你伯伯病了，去医院看看吧！”当时，梅魁既高兴又担心，高兴的是能够见到六年多没有照面的伯伯了；担心的是不知您究竟被他们折磨成啥样子？来到医院，那人把梅魁引到病房门口，门口站着个看守人员，室内的气氛也十分森严，窗户用报纸从底下直糊到顶端。本来北屋就不敞亮，这下子更暗了。梅魁一见病床上的伯伯，张了张嘴，怎么也呼喊不出来，一阵心酸，眼泪差点儿夺眶而出，但一想旁边还

有专案人员，又马上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。不能哭，哭是软弱的表现，哭反而会增加伯伯的痛苦。想到这，就鼓足了勇气，喊了一声：“伯伯！”扑了过去。当时，您象往常那样，亲切地拉住梅魁的手，慈祥地看着她说：“你怎么来啦？倒长胖了。”从您那面部表情，说话声调和颤抖着的手，可以看出您也是百感交集。讲了一会话，梅魁问道：“我们给您送东西，为什么不写个回条？”您一听，顿时火了，指着那个专案人员大声喊道：“写回条？！什么都没有，连支铅笔也不给！”您又指了指窗户说：“看这房子，封得这样严实，连窗外的景色也不让我看，住在这里比月婆子还难受。”您还告诉说：“收音机也被人故意弄坏了，连广播也不让听。”梅魁又问您生活得怎样，挨过打吗？您怕侄女难过，沉默了好一会，才说：“生活我是不怕苦的，打是挨过……”您不愿意说下去了。专案人员催梅魁快走，您说道：“走吧！以后不要再来看我，免得妨碍工作。”就这样，梅魁挥泪同您告别了。

四月二十五日，那个专案人员又把梅魁找到医院，说您的身体情况恶化了，要动手术，您不肯，要我们劝劝您。听了这话，犹如霹雳击顶，梅魁的一颗心，好象从悬崖上突然跌进万丈深渊。伯伯呀，您怎么这样命苦？审查批斗还没结束，病魔又来缠身，为什么疾病总爱当坏人的帮凶呢？梅魁压了压自己的感情，向病床前走去，她看见您若有所思地坐在病床上，紧闭双唇凝视着墙壁，就大声叫了声伯伯。您没有吭声，扫视了一下梅魁，才说：“我要求出院，不作手术！”梅魁问：“您是不是害怕手术——”您斩钉截铁地回答道：“不，我参加革命到现在，就从来没怕死过，我现在